

原40军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回忆海南之战——

飞兵渡海战海南

本报记者 于伟慧 南国都市报记者 良子



刘振华将军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李英挺摄

大海不会忘记

——写在“碧海丹心·寻找四野渡海作战英雄”开栏之际

1950年初,当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民还沉浸在共和国成立的喜悦中时,海南人民却仍然生活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里。又有谁能比海南人民更加渴望红色的旗帜能早日插上五指山顶、飘扬在万泉河畔?

党和新中国没有忘记海南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英雄们来了,他们驾着木帆船,用大无畏的英勇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中国解放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1950年4月16日,正是农历二月三十,一个漆黑的朔月之夜。在琼州海峡宽阔的海面上,东北风鼓荡着帆篷呼呼作响,船尾的红灯在波涛中起伏闪烁,犹如不夜城的万家灯火。以雷州半岛的顶端为界,近400只战船在海面上叠起一片帆桅的森林,顺风顺流,浩浩南下。解放海南的战役就这样打响了。

人民解放军依靠着简陋的木帆船与国民党精锐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作战,强渡琼州海峡,并于17日凌晨突破“伯陵防线”,胜利完成琼岛北部的敌前登陆,随后人民解放军向纵深进军,相继解放了大部分沿海城镇,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队直至天涯海角。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

如今,历史的指针早已转过了59年,琼州海峡也已经恢复了平静,只有惊涛拍岸时卷起的浪花,能让人依稀回忆起当年那场战役的惨烈。只是,峥嵘的岁月虽然可以过去,但海峡上空长卷的忠魂却注定让人永生难忘。

历史,特别是需要我们纪念的历史,一定是意义重大,过程复杂而艰险的。而历史,不管史料是如何的丰富,总是因为时间流逝产生的距离而充满了神秘感。随着当事人的渐渐离去,一代代人之间的代沟不断扩大,历史越来越显得神秘和不可理解。

好在,当年那场渡海战役过去不过59年,不少参加过当年战役的老英雄们至今仍然健在,饮水思源,59年来,海南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是英雄;在海南人民的心中,他们是亲人。

本报从今日起推出“碧海丹心·寻找四野渡海作战英雄”大型系列报道。当我们带着这些老英雄的回忆,来到59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时,我们将深刻地感受到——也许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但那些铸就历史的激情岁月、那些至今仍激励着我们的革命精神,却注定不会被忘记。

位于澄迈县桥头镇的玉包港登陆纪念碑是海南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庄严雄伟的纪念碑记录了59年前第四野战军第40军118师渡海加强团2999名解放军战士跨越天险浴血奋战的故事,而率领先遣团登陆的正是时任40军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

2009年8月25日上午,记者在北京拜访了现年88岁的刘振华。“不能忘记那些为解放海南英勇牺牲的战士,幸福的生活是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得知我们是从海南来的记者,老将军热情之中略显激动。

当时29岁的刘振华担任40军118师先遣团的总指挥。时隔59年,谈起率军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与敌人浴血奋战的经历,老将军感慨万千……

香港买不到登陆艇 “旱鸭子”练成“水蛟龙”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但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刘振华说,当时从大陆逃到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兵败将,加上原驻岛的国民党军,共10万之众,在50艘军舰和30多架飞机的配合下,构成了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负隅顽抗。

在40军第一批渡海加强营成功偷渡之后,带领第二批加强团偷渡琼州海峡的重任,落到了刘振华肩上。

刘振华说,40军虽然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有“旋风部队”之称,但“东北虎”多数是些不识水性的“旱鸭子”,面对烟波浩渺的大海,官兵们心里没底。

部队提前做好海战的艰苦练兵。战士们用竹条做成救生圈在海上训练,很多人都因为晕船吐了,最后大家在训练中掌握了一个窍门:不吃饱就不会吐。经过两个多月艰苦紧张的海上大练兵,战士们练就了一身海上作战的本领。

“当时敌人有军舰、飞机,而我们连一艘登陆艇都没有,想要渡海作战,渡海工具是个关键。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政委陈沂,带了一百个大洋到香港买登陆艇,一个多月,连登陆艇都没看过。”刘振华说,买不到登陆艇,部队就自力更生,将帆船改装,将炮架在船上,同时向当地渔民征集船只,就这样解决了渡海的工具。

小木船打败大军舰 创造渡海作战奇迹

1950年3月26日,夕阳西沉,作为40军渡海先遣团的总指挥,刘振华率领先遣团



李光邦穿上当年从事革命工作时穿的衣服。南海网记者 汪德芬 摄



第四野战军渡海登陆海南岛。南海网记者 汪德芬(翻拍)

的船队,从雷州灯楼角港口驶入琼州海峡,悄悄向海南岛方向疾进。这支船队由77艘木帆船和4艘机帆船组成,满载着2999名官兵。

“当时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和我乘坐同一条船。午夜后,海面上起了大雾,3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刘振华说。

大雾令各船之间的联系手段失效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全团很难保证在预定地点一起登陆,刘振华感到问题严重,果断决定: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即使失掉联系,各船也要机动靠岸,单船也要敢于登陆,总的方向是五指山!

刘振华的指挥船开动了机器,用马达声引导附近的船只前进。

3月27日凌晨3点,刘振华突然接到报告:“前面发现敌舰!”“瞄准敌舰,开炮!”几十发炮弹在敌舰周围爆炸,升起了一股股冲天的水柱。

“步兵连拿出事先准备登陆用的绳索、挂钩,准备靠上去炸敌舰,没想到的是,我们的一阵炮击就使敌人吓破了胆,敌舰仓惶地还击了几炮,就掉头逃跑了。木船打败了敌人的兵舰,我们的战士创造了海上作战的奇迹。”刘振华自豪地说。

看着逃窜的敌舰,战士们一起欢呼起来。

冲破海空防线 2000勇士血战登陆场

天快亮时,依然看不清东西南北。突然,刘振华听到右前方远处传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才知道船队已经靠近海南岛了,是接应的部队与敌人接上了火。因海水流向转变,船队偏离登陆点临近20多公里。

“从当时船队所处的位置再到预计登陆点,至少还需要三个小时。而且就在此时,对岸的守敌发现了我们偷渡的船队,密集的火力向我们扫射过来。”漂散的船队不断用报话机请示登陆点。“向我靠拢,就近靠岸,强行登陆!”刘振华下达命令。

刘振华带领周围4只船的200多人先行登陆。在敌人激烈的枪炮声中,有的船只中弹下沉了,也有船体被打漏,有的机器被打坏,一名副团长和几名战士受伤。

“我的指挥船就中了十几发子弹,子弹从耳边穿过。我们的战士表现得非常英勇,一个水手

负伤了,第二个马上接替他,第二个倒下了,第三个又接上来,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战友,战士们打得更英勇,将仇恨的子弹冲向敌人……”刘振华说,离海岸20多米,团政委邹平跃身下海,带领一个加强排涉水登陆,首先攻下敌人一个地堡群,撕开了敌人海防的突破口。

刘振华沉痛地回忆,352团2营4连两艘木船在海上与敌舰和敌机展开激战,木船被炮火击中,他们英勇顽强,一直战斗到木船沉没,100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海面。

腾空升起信号弹 短兵相接大厮杀

激战中,报务员牺牲了,电台也被炸毁了,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和军指挥所联系了。刘振华火速命令:点火,打信号弹!于是,在硝烟滚滚的澄迈县海岸燃起三堆熊熊大火,腾空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

353团2营一个排冲上岸,连续攻占敌人4座地堡,后遭到3架敌机扫射,7名战士

“接应县长”李光邦回忆当年感慨多——

“哪怕丢了性命,也要把解放军接上岸!”

本报记者 张苏民 南国都市报记者 宋亮亮

8月20日上午,记者一行来到李光邦老人的家中拜访。虽然已86岁高龄,李光邦依然精神矍铄,说话铿锵有力,他一番绘声绘色的讲述,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时任琼崖文北县县长的李光邦,是1950年3月11日上午接受43军第一批偷渡部队的亲访者和接应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

李光邦说,3月9日,他们接到上级最新指示,128师383团加强营将于3月11日在文昌赤水港一带登陆,要求他们做好接应工

作。当时大家都非常兴奋,文北县委召开紧急会议,连夜组织干部群众,在铺前至铜鼓岭一带海岸线附近秘密进行部署。当时国民党部队在沿岸构筑了防御工事,封锁很严,大家冒着生命危险,筹集粮食、搜集情报等等。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算丢了性命,也要把解放军接上岸!

3月11日上午9时,经过近20个小时与风浪的搏击后,128师383团加强营2艘船在预定登陆点——赤水港长路地区海岸登陆。击

退岸上守敌的阻击后,偷渡部队和文北县委书记叶明华、县长李光邦顺利会合。李光邦说,在他的印象中,有四、五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当时还有另一艘帆船迷失方向在文昌龙楼登陆,伤亡惨重,只剩十几人突围转移到解放区。

李光邦说,在整个接应中,海南的干部群众展现出了巨大的热情;有的利用约束的手电筒做“信号灯”,与大军联络;有的把情报放在约定的树洞里,盖上椰子壳让交通员取走;有的混在被迫为敌人修工事的群众队伍里面,随

时接应部队;一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伤员接回自己家中……部队路过各村庄时,群众捧出椰子水和其他慰问品,一些华侨还端出了热咖啡和牛奶,热情慰问解放军。甚至有一些群众主动将家里的口粮拿了出来:“我们自己啃芋头,也要把最好的粮食留给解放军。”

说到对解放军渡海战士的第一印象,李光邦兴奋地说:“他们个子大,很勇敢,让我们很感动。”据他介绍,当时一位战士腿受了伤,群众要搀扶他,可这名战士谢绝了,坚持自己走路。

李光邦说,在他的心中,永远铭记着这么一个镜头:渡海部队登陆后,128师383团团长徐芳春一见到他,就热情地拥抱了他一下,激动地对他说:“我们准备了几天干粮,以为要打几天仗才能见到你们,没想到一登陆,你们就来接应我们了。海南的党组织很好,海南的群众革命觉悟很高。”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国酒茅台:从巴拿马金奖到上海世博会之一——

上海滩:国酒茅台 94 载后王者归来

盛夏时节,上海。淮海中路香港新世界广场世博会展示中心人流如织。

还有200余天,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博会将在上海举行。

国酒茅台昔日在世博会传奇般的亮相,已然成为这里重点推荐的内容。

从1915年远渡重洋到旧金山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至今,国酒茅台已经走过了94年。

对于此次由中国人举办的世博会,茅台以主人翁的姿态展现了她的热情:成为上海世博会惟一的来自白酒行业的高级赞助商。

国酒茅台与世博会之间传奇般的历史,不仅见证了这一个优秀民族品牌的成长,更见证了中国民族企业从弱小走向自信,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革命性演进。

今天,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早已尘封于久远的历史档案之中,而昔日在此竞相亮相的各国工业品牌,大多不见踪影。

而国酒茅台于1915年的艰辛亮相,只是她未来传奇起点。在历史的眷顾中,她一路走来,历经风雨,脱胎换骨。

2009年5月,上海。世博会有关方面举行高规格的签约仪式,宣

布国酒茅台成为“2010中国上海世博会”高级赞助商。

种种迹象表明,2010年世博会对茅台的助阵,表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94年前,茅台酒就已与世博会结缘,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茅台酒一举夺冠,赢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尊严和荣誉。

这次艰难而辛酸的亮相,是上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品牌走向世界的真实写照。

那是国家积弱的年代,中国的民族产品尽管拥有让世界赞叹的出色品质,但却不能在世界这个舞台上持续发声。

国酒茅台在94年后的复归,与1915年相比,真是沧海桑田。今天的中国早不是1915年袁世凯当政时代的国弱民穷,而国酒茅台亦不是当年赤水河畔的原始作坊。

昔日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那些林林总总的产品,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打之后,到今天大部分已淹没无存。而像国酒茅台这样,成长为全球上市企业五百强的,更是凤毛麟角。

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动情地说,贵州茅台集团公司签约赞助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又为茅台酒的历史写下一笔浓墨重彩。百年回眸,再次携手,历史的荣耀和民族

复兴的自豪在这里凝聚。

据世博会组织方介绍,自2006年3月正式启动市场开发以来,上海世博会已有13家全球合作伙伴、11家高级赞助商和13家项目赞助商加盟。国酒茅台是惟一的白酒高级赞助商。

茅台对世博会的情结,由来已久。集团党委书记袁仁国曾经亲自带队到旧金山,寻访昔日茅台亮相世博会的历史线索。此刻,“贵州茅台”已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世界上市企业500强。而承载茅台的中国,也早已告别往日的落寞与贫穷。

“如果旧金山举办巴拿马通航100周年纪念,茅台一定会再来。”袁仁国说。

“希望茅台集团在成为上海世博会高级赞助商后,扮演好文化交流‘友谊使者’这一角色,向世界展现和弘扬中国白酒文化,同时也为举办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做出贡献。”世博会高级官员一席话,道出了世人对国酒茅台的期待。

站在历史的天幕下,从1915到2010,茅台对世博会的回归,不仅见证着一个企业的94年的沧桑巨变,更是折射出这个时代,这个民族,从百年前的半殖民时代走向今日的波澜壮阔。(文欣/文)

国酒茅台:从巴拿马金奖到上海世博会之二——

巴拿马:农耕时代的传奇亮相

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的踪迹,现在即使到了旧金山也颇难寻觅。昔日盛会的举办地,今天只剩下高大的罗马式回廊以及寂静的湖面。

94年前,这里热闹非凡。来自各国的希罕玩意吸引着好奇的参观者:欧美工业国家的蒸汽机车、汽车、双翼飞机来自传统农业国家的工艺品、农产品、土特产等,就像隔着一段时间长河的两岸,代表着不同时代的智慧与技巧。

自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展览会以来,世界博览会逐渐成为“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内的奥林匹克盛会”,19世纪以来人类诸多伟大的发明,如蒸汽机、电话机、电影、计算机、机器人、航天器,大都经历过世博会的“洗礼”。

1915年的美国,充满着勃勃生机:跨越北美的铁路通车不久,联结两大洋的巴拿马运河刚开挖成功,汽车也开始降价,陆续进入工薪家庭。而1915年的中国,尽管已有了早期工业的萌芽,但整个社会仍停留于中世纪的农耕时代。

那时的茅台是贵州重要的盐运码头。昂贵的盐块,得靠苦力们的背篓从这里运到省内各个盐号。本地悠久的酿酒传统,也借助便利的水陆交通,开始在中国声名远扬——“茅台酒”装在陶制酒坛中,成为达官贵

人们珍藏的上品。

尽管时局维艰,美国人的再三邀请使得中国对巴拿马博览会产生了强烈预期。朝野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实业界的好机会,可以促进中国加强与世界各国经贸关系,并由此加快中国物产的改良。

1914年5月,袁世凯政府批准参展——凡是能体现中国国格,增添中国荣光的产品,要大力倡导参展;凡是粗劣、陋俗以及带有国耻的商品,一律不许参展。

1914年12月6日,40余人的中国代表团在上海登上越洋邮轮。23天后,载满中国参展产品的巨轮抵达旧金山。

茅台本地著名的“成义”、“荣和”两家作坊选送的茅台酒样酒,被装在不起眼的土陶罐中,以“茅台造酒公司”的名义,同船到达。

和西方列强争奇斗艳的工业产品不同,中国选送的多是农产品。深褐色陶罐中的茅台酒,混在绵、麻、大豆、食油等土特产中,并不起眼。

按工业时代的标准看,1915年亮相美国的茅台酒,是农耕时代典型的作坊式产品,尽管品质优良,却不具备现代产业应有的特征——规模大、标准统一、质量恒定、高效率的分工合作、易识别的产品包装与商标等等。

这既是1915年参展的中国产品

的普遍特征,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经济的无奈现实。

历史总是特别眷顾这瓶神奇的美酒。人们搬动陶罐,试图把茅台酒放到更显眼之处。一位参展人员见无人识得茅台酒的真容,遂怒掷酒瓶,顿时香惊四座。

此举果然奏效,好奇者纷纷寻香而来,争相品尝,交口叫绝。农展馆一时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茅台成了明星展品。这种特别的亮相,亦成为后世流传甚广的佳话。

巴拿马博览会期间评出的25527个获奖产品中,酒类金奖仅有5项。博览会高级评审委员会将宝贵的荣誉勋章金奖授予了本届展会的明星——贵州茅台。不仅如此,专家们还慷慨地给了茅台“世界名酒”(World Famous Liquor)的美誉。并与法国科涅克白兰地、英国苏格兰威士忌被公认为世界三大蒸馏名酒。

中国所送展品,获奖者多达1200多个。然而,茅台所获“金奖”上,无疑凝聚着分量最重的一份传奇。(文欣/文)

明天请看《国酒茅台:从巴拿马金奖到上海世博会之三·争金牌:省长刘显世巧断“糊涂案”》

《国酒茅台:从巴拿马金奖到上海世博会之四·茅台镇:红军长征中的温暖传奇》